PBL 在大學國文課程中的應用與反思

羅永吉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在大學「國文」課程中，以白蛇變人的民間故事為背景，編寫 PBL 教案:〈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以四週的時間實施。

實施結果，學生們在「知識性」的問題上表現良好，經小組討論合作，都能完成資料蒐集找到文本出處。但在涉及理性價值判斷的「人性」問題上，學生們多半未能深入思考，回答過於簡略淺顯。在改寫故事以讀者身分參與再創作方面，也缺少「文學美感」的表現。

反思國文課程中應用 PBL 的結果，發現「學科性質的差異」，對 PBL 的成效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客觀知識的學習，可以應用 PBL 得到良好成效；但在「建立有深度的價值觀」及「美感薰陶」方面，學生們還是需要一位好老師來引領啟發。可知，任何一種教學方法或學習模式，都有其優點與缺點；教師在課程上採用時，不宜盲從，應理性判斷抉擇。

關鍵詞：PBL 教案，國文教學，白蛇，白娘子，雷峰塔，人性論，AI，人工智慧

Email: yjluo@mail.cgust.edu.tw　Tel:(03)2118999#5631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PBL IN COURSE OF CHINESE IN UNIVERSITY

Yung-Chi Lo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course of “Chinese” in university, based on folk story in which White Snake was transformed into human being, this study constructed PBL lesson plan “Transformation to Human Being: From White Snake to Bai Suzhen”. The plan was implemented in four weeks.

According to result of implementation,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questions of “knowledge”. After group discussion, they could accomplish data collection and recognize the origins of texts. However, regarding the issue of “humanity” related to judgment of rational value, students mostly did not have profound thinking. Their answers were simple and shallow. As to revision of story, the re-creation as readers, they lacked the performance of “literary aesthetics”.

According to reflection on PBL application in course of Chinese, it shows that “difference of subject attribut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effectiveness of PBL. Objective knowledge learning can lead to positive outcome by PBL; however, as to “construction of in-depth values” and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s”, students need the inspiration of good teachers. Hence, all instructional methods or learning models includ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eachers should not blindly adopt them in the courses and they should conduct reasonable judgment and selection.

Key Words: PBL lesson plan, instruction of Chinese, White Snake, Bai Suzhen, Leifeng Pagoda, theory of humanity,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ail: yjluo@mail.cgust.edu.tw　Tel:(03)2118999#5631

壹、前言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此一「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及教育理念，起源於 1960 年代的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醫學院，在歐美成長後，也在 1990 年代風行到台灣來，不但在醫學教育體系颳起迴異於傳統教學方式的旋風，同時在教育部獎補助的大力推波助瀾之下，PBL 旋風也颳到非醫學相關科目的教學現場。筆者躬逢其盛，在同事所主持的工作坊和研討會中，研讀了相關資料並向會場專家學者請益學習後，便在自己所負責的國文課程中，也嘗試在部分單元中引進了這種新的課程進行方式。

貳、教案編寫

白蛇在西湖橋邊邂逅許仙，由借傘而譜成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流傳民間，家喻戶曉。學生們或在幼時看過童書，或由電視劇接觸到此一民間傳奇，對白蛇故事都不感陌生。在四技大一國文課程的教材中，有《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篇古典小說，正可藉此機會讓學生了解白蛇故事的流變過程。

PBL(問題導向學習)之學習方式乃源於醫學院而漸向各學門推廣，在國文課程的應用上亦應有一定程度的效果。PBL 學習方式可歸納為以下幾項特點：

一、以學習者為中心。

二、以結構模糊的問題為主要學習起點及學習內容。

三、教師是學習的促進者。

四、重視小組合作解題。

五、學習者進行自我導向式的主動探究。

因此，根據上述幾點精神，筆者嘗試在國文課程中融入 PBL 學習方式，設計教案。白蛇故事的起源，原本是一個妖怪害人的故事，在民間經過長期的流傳，藉由說故事或戲劇演出的方式，不斷增添情節與改寫人物形象，順合一般世俗大眾所喜愛的方向而受到歡迎，逐步發展而至成熟，最後卻變成了一個愛情故事。這一文化現象，很值得吾人注意。既然長久以來廣大的觀眾、聽眾與讀者，經由接觸故事而參與、改寫、發展了這個故事，而且是由一個可怕的妖怪形象開始，為白蛇一步步除去妖性，加上人性，最後創造出已成為人類一分子且美麗溫柔、多情多義的白素貞形象，這一集體再創作的改寫方向，不正是人們「趨善求美」心靈的反射嗎？可以說故事中「白蛇」由妖變人的發過程，正是傳統社會對生而為人所具有的崇高價值，及對人性美好本質的自信與肯定的過程。否則，白蛇何

必費那麼大的勁，在近千年間一代一代被傳說被聆聽被想像被現形，一定要變人呢？

於是選取唐代、宋代及明代各一個白蛇故事為代表，以這三個朝代的文本勾勒出一條演變的線索，並基於清代成熟期以後的白蛇故事在華人社會是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常改編為各種兒童讀物、電視節目及動畫等，學生一定不會陌生[1]，因此可以讓學生把他們從前聽過的白蛇故事，和前述的三個朝代的演變線索再作比較，便能得到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所採用的三個有代表性的文本是：

一、唐・谷神子：《博異志》，〈李黃〉——(唐代作品)

二、(谷神子其人，歷來有鄭懷古、馮廓、裴鉶三說)

三、明・洪楩編：《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宋代作品)

四、明・馮夢龍：《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明代作品)

因為考量非中文系學生的古文能力可能有所不足，所以倒過來給他們看白話文的翻譯本，然後引導他們去找出古文原文。如此一方面訓練他們查找資料的能力，另一方面學生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比較有機會看到已被改寫為白話文的古代故事，而不是直接看到古文的文本。這也算符合 PBL 教案「生活化以誘發學習興趣」[2]的精神吧！

根據上述構想，編寫出一個名為「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的教案。教案共分三幕，分別在為期四週的 PBL 單元課程中之前三週使用，最後一週則為各組總結報告。教案的格式與寫法，及給 tutor 的教案指南，乃是根據關超然、李孟智，2013，《PBL 問題導向學習之理念、方法、實務與經驗——醫護教育之新潮流(增訂二版)》一書來編寫。每一幕描述一具體的生活情境，其中蘊含可供探討的議題，等待學生們發掘、討論。在每一幕的最後，會根據該幕的重點，列出「關鍵字」、「可參考資料」等，協助引導學生思考方向，以發現可供討論的議題。

第一幕虛擬的事件場合是在男生宿舍，四位男同學阿哲、小建、亞哥及阿正，因國文課程 PBL 的作業感受到壓力而互相討論。在這一幕中，同學們都已經讀過明代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一篇故事了，下一步要進行的，是探索明代以前的白蛇故事類型。因為老師給過兩點提示：一，白蛇故事有一個很長的流傳過程，過程中讀者們會不斷集體創作，改變它的內容。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1] 〔清〕方成培，1981，《雷峰塔傳奇》。臺北：明文書局。書中增加了許多情節，如端陽、求草、水鬥、斷橋、祭塔、合鉢等，常為時下電視節目或動畫影片所採用，而為學生所熟知的白蛇故事。

[2] 〈設計、撰寫與審核 PBL 教案〉，見關超然、李孟智，2013，《PBL 問題導向學習之理念、方法、實務與經驗——醫護教育之新潮流(增訂二版)》。臺北：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頁 47。

這一篇小說，同時包含「愛情故事」與「收妖故事」這兩個類型。這時候其中一位聰明的同學亞哥便想知道，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前的白蛇故事，到底是「愛情故事」呢，或是「收妖故事」？同學們經由討論，了解到白蛇故事在集體創作中，有可能是逐漸從愛情類型轉變成收妖類型，或是從收妖類型轉變成愛情類型，這兩個不同的「演化」方向，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意義，象徵著人們希望維護傳統體制秩序壓抑愛情自由，抑或是表現出讀者們嚮往愛情的心理。隔天大家就分別去找相關資料，結果找到了兩個白話版本的白蛇故事，無法分辨哪一個故事的年代較早，只知道兩個都是後人根據古代版本所改寫的，一個是唐代，一個是宋代。教案中呈現了這兩個白話版本的故事全文，藉以留下一個可以找到古代版本原文的線索。這一幕教案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們主動去了解白蛇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發展的情形，並比較唐代、宋代及明代三個版本的白蛇故事之同異。提供給學生的參考資料分別是詹秋華和黃詩婷的兩篇相關的論文[3]

第二幕設定四位同學已經找出了那兩個改寫的白話版本故事的原文：第一個故事是宋代的〈西湖三塔記〉，作者不詳，收錄在明人洪楩的《清平山堂話本》裡；第二個故事叫〈李黃〉，出於唐代谷神子的《博異志》，另外宋代李昉等人編的《太平廣記》中也有收錄。同學們進一步討論，事實證明白蛇故事是從收妖類型朝向愛情類型演變，這是為什麼？讀者和聽眾、觀眾們幹嘛要把白蛇精變成白娘子？把妖慢慢變人？這一幕教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們主動去思考這一文化現象的原因及意義，去體認人性中趨善求美的正面價值。提供給學生的參考資料是林美岑的一篇與此主題相關的論文[4]，以及《禮記》和《孟子》中與人性相關的段落[5]。

第三幕一開始，大家已經認識到人性中有「趨善求美」的特質了。既然大家已經探求過明代〈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前的白蛇故事，那麼順著這個「趨善求美」的人性特質，四位同學想像自己是清代的讀者，讓自己參與到這個白蛇故事集體創作的洪流裏面，根據〈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個文本來改寫，美麗的白蛇故事會演變出什麼樣的面貌呢？這一幕的教案，是期許同學們透過親自創作，感

[3] 詹秋華，2004 年 7 月，〈永遠的白素貞——「白蛇傳故事」之流變與發展〉。《南師語教學報》2 期：頁 155-185、黃詩婷，2010 年 5 月，〈試論白蛇故事中的白蛇形象演變〉。《問學集》17 期：頁 113-126。

[4] 林美岑，2006 年 6 月，〈重探白娘子的獸性與人性〉。《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8 期：頁 1-18。

[5] 王夢鷗，1987，《禮記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其中〈檀弓下〉「不食嗟來食」一段、謝冰瑩等，1991，《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其中《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段。

受人們是如何去美化文學作品？以及文學作品又如何美化人生？提供給學生的參考資料是段美華和范金蘭[6]的相關著作。

參、給 tutor(小組老師)的教案指南

PBL 小組老師不是知識的傳授者，不是單向的教學者，不是領導者也非評斷者，而是學習的促進者，其主要任務在於使學生能透過小組討論自主學習，發揮團隊精神及溝通技巧達成學習目標。因此相關的知識專業能力並非擔任 PBL 小組老師時所強調，相反的，有學者認為：知識專業型小組老師較注重討論之內容，易介入學生間的討論甚而演變成教學；而非知識專業型小組老師反倒比較注重討論的過程，促進學生的腦力激盪及批判性思維，比較像是促進者的角色。[7]由於 tutor 必須了解課程各相關部分的學習目標，學生的討論若偏離主題或天馬行空或議題太過零散，tutor 要將之導回正軌，使小組討論組織化、層次化。因此，教案編寫者所設定的學習目標，tutor 應予以掌握，除教案外，須另給予 tutor 教案指南。

首先，tutor 應了解教案的精神。給 tutor 的教案指南中，有一段教案宏觀簡介，當能凸顯〈變人〉這一教案設計的用意，引用如下：

> 人類雖是動物之一，但卻有強烈的自覺，認為自己異於其他動物。不論是西方演化論下位居頂端的物種，抑或是傳統中國文化氛圍下的萬物之靈，都說明人類相較於其他動物的自我優越感；尤其在中國，不論是「禽獸不如」或是「有如禽獸」，都是嚴重侮辱人格的字眼。然而，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人類與動物的差別，究竟在哪裡呢？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是從人的角度說，提醒大家可能一個不留神間，很容易就墮落了。但反過來說，若要從動物的角度看，在中國民間的文學作品裡，想要變人，可得經過千百年的修煉，歷經無數的考驗，那真是千難萬難。在有名的白蛇故事流傳的過程中，從白蛇精變白娘子，經過許多再創作的過程，白蛇如何一點一滴凝聚人性，修煉成人？人性有什麼珍貴之處，在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們口耳相傳之間，非要白蛇變人不可？這正是本 PBL 單元要進行探討的主題。本教案著眼於人性「趨善求美」的正向意涵，期望學生對人性的美好面有切身的體認。學習過程中，

[6]段美華，1994 年 9 月，〈白娘子形象的歷史嬗變〉。《國文天地》112 期：頁 37-39、范金蘭，2003，《「白蛇傳故事」型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7] 〈PBL tutor 角色：管控小組討論流程的團隊動力〉，見關超然、李孟智，2013，頁 35-36。

學生們須自行發現白蛇故事相關文本的出處，如唐代《博異志》、宋代《太平廣記》、明代《清平山堂話本》、《警世通言》、清代《雷峰塔傳奇》等，蒐集後深入閱讀，並找出後人改編前人作品時的修飾與美化，終使白蛇精變型為白娘娘的線索。在欣賞文學作品、分析文學流變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查詢資料、溝通及合作學習、思考及口頭報告的能力，以達成學習目標。[8]

其次，本教案在實際課程進行中有可能遭遇的問題，tutor 也應該知道：

一、學生初次接觸 PBL 學習理念及進行方式，將有若干程度不適應，應隨時觀察，予以引導。

二、第一幕小組討論時，學生可能不知道要去找出古代文本的原文，這樣就無法經由比較它們之間的同異之處，找出白蛇故事演變的歷史線索。

三、找出原文後，學生可能不知如何下手比較，可以提醒他們，從三篇小說的「情節安排」與「人物形象」著手。

四、第一週的工作不只是找出原文而已，務必要得出白蛇故事演變的線索，否則第二週無法進行第二幕討論。

五、第二幕小組討論時，不要讓學生泛泛討論人性；若談到孟子的人性論，要將重點放在「仁義」二字上，引導同學們以白娘子對許宣的「情義」，去對比白蛇精對男子的「情慾」，來體會人性的可貴。

六、第三幕小組討論時，一樣可以從「情節安排」與「人物形象」兩方面，去改寫、美化白蛇故事。不過有時學生會異想天開，創造很多不恰當的情節，或給予人物誇張的對白及動作，如此一來，非但不能美化小說，反而破壞小說原本的勻稱感與完整性，這是應當避免的。

肆、實施方式及結果

班級人數共 58 人，分 8 個組：第一組至第六組每組 7 人，第七組及第八組每組 8 人。平時上課用教室 2 間，每間容納 4 個組討論。tutor 人力嚴重不足，由本人及一位教學助理，共 2 人擔任，每人負責 1 間教室。本課程 PBL 使用多種表單，包括「小組組員工作分配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問題討論表」、「個人資料蒐集記錄表」、「個人學習記錄單」，及「自評&互評表」等。這些「琳琅滿目」的表格，有個人的，有小組的；有上課時用的，有課後使用的；有關於學習內容

[8] 「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tutor 指南)」，為筆者所編寫，尚未出版之教材。

的，有關於學習評量的。學生第一次接觸新穎的 PBL 學習模式，不免看得眼花撩亂。為使學生更明白 PBL 流程及各種表格的使用時機，使課程能順利進行，便設計了一份「分週學習進度」的說明發給每位學生，以方便學生掌握各週上課要完成的工作及兩次上課之間要準備的事項。

為期四週的 PBL 學習單元進行完畢，從各種表單資料及課堂紀錄，可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根據 PBL 的精神，學生應該從教案所展現的生活化情境中，發現待解決的問題，並進一步提出想法，經由小組討論擬定學習議題，以進行學習活動。以下列出各組經小組討論後，根據教案的每一幕，學生們自行擬出的學習議題：

【各組第一幕學習議題】

第一組：三個版本的異同

第二組：1.找出唐、宋、明的文獻資料

2.比較三者的差別

第三組：找出唐、宋有關白娘子的原文並閱讀，以及各代相似、相異處

第四組：找出老師給的資料原文。

第五組：小說朝代的演變

第六組：三個朝代故事的差異

第七組：原文與教案的差異處

第八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演變

【各組第二幕學習議題】

第一組：白蛇的人性

第二組：從妖性→人性(關鍵)

第三組：為何白衣女子(白蛇)想變成人，這樣對她有何益處？

第四組：人性的演變

第五組：蛇變成人的人性問題

第六組：1.三個不同時代的風俗民情是否影響故事的發展？

2.討論人性

第七組：為何原本殺人不眨眼的妖怪會被包裝成溫柔婉約的小女人？

第八組：探討中國人性的本質

【各組第三幕學習議題】

第一組：清朝與民國的白蛇故事

第二組：找出故事不合理處並加以修改

第三組：找出明代(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情節、人物不合理的地方，並將不合理的地方改成合理。

第四組：找出原文不合理之處並美化

第五組：清代的白蛇故事

第六組：1.許宣因白娘子關係而坐牢卻又輕易原諒了白娘子？

2.李員外發現白蛇身分為何不告知許宣？

3.四次離合？

第七組：探討人性的現實面與脆弱面

第八組：找出矛盾點及往後劇情的改變

從以上所列，全覽各組每一幕所擬出的學習議題，再對照教案原先設計的學習議題來看，大致也都符合。所以學生根據教案，經小組討論，發現待解決的問題，並進一步提出想法，所擬定的學習議題，也大致符合教案原先的設計，這一部分的自主學習，應是合於 PBL 精神的。不過能擬出議題是一回事，學生們給出來的答案又如何呢？從各小組「學習成果書面總報告」的內容來看，第一幕找出原文出處的表現最好，各組都能完成任務。但透過比較唐、宋、明三個朝代的文本，以勾勒出一條白蛇故事演變的線索，乃至人性相關的討論這些議題，學生們討論出來的解答卻差強人意，大都過於簡略、粗疏、篇幅短小、零散、觀察不夠深刻、比較不夠詳細、掛一漏萬、缺乏完整的論述…這種答案國文老師通常不陌生，就是學生會把申論題當成簡答題來答，「惜字如金」那種情形。在傳統教學法中進行考試，個別的學生答題會有這種情形，顯然在 PBL 課程中經由小組討論擬定議題自主學習，小組的學生答題還是會有這種情形，並不能立刻扭轉過來。看來有系統、有組織，嚴謹的文字表達能力，應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善的。

此外，再由 PBL 單元課程結束時整體課程的「回饋評值量表」統計，也可以看到本班學生的學習成效。根據「問題導向通識課程：大一國文」之「回饋評值量表」，各評值項目分別設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等級；而學生們勾選「非常同意」或「同意」者，二者合計：

1.「我能掌握教案裡的重點與主題」的有 56%；

(本項答「普通」者 42%)

2.「我能達成並評估學習目標」的有 54%；

(本項答「普通」者 46%)

3.「我在規劃的時間內完成學習議題的探索」的有 56%；

(本項答「普通」者 44%)

4.「我能瞭解 PBL 學習的步驟與技巧」的有 40%；
(本項答「普通」者 56%)
5.「我善用教案、學習指引與關鍵詞協助學習」的有 68%；
(本項答「普通」者 30%)
6.「我的個人學習計畫比小組擬訂的議題豐富」的有 28%；
(本項答「普通」者 63%)
7.「我能充分運用資源，勤找文獻資料並閱讀」的有 75%；
(本項答「普通」者 25%)
8.「小組討論中，大家總是以我的意見為意見」的有 23%；
(本項答「普通」者 70%)
9.「小組討論中，總是分配每人每週的工作」的有 63%；
(本項答「普通」者 33%)
10.「小組討論中，我總是擔任同樣的職務」的有 47%；
(本項答「普通」者 42%)
11.「小組討論中，我能充分地貢獻個人學習心得」的有 70%；
(本項答「普通」者 30%)
12.「小組討論中，我觀察並採納同學的學習成果」的有 91%；
(本項答「普通」者 5%)
13.「小組討論中，我總是提出與他人不同的觀點與見解」的有 42%；
(本項答「普通」者 58%)

由以上各評值項目的統計，可以看出得分最高的前三項是「小組討論中，我觀察並採納同學的學習成果」、「我能充分運用資源，勤找文獻資料並閱讀」、「小組討論中，我能充分地貢獻個人學習心得」，而得分最低的三項則是「小組討論中，大家總是以我的意見為意見」、「我的個人學習計畫比小組擬訂的議題豐富」、「我能瞭解 PBL 學習的步驟與技巧」。綜合來看，學生們初次接觸 PBL 學習模式，進行時不免有些生疏，但在蒐集、閱讀資料方面又顯得有自信，這正符合前文所提到的學生在查找第一幕原文出處的議題方面表現最好。至於小組討論中，多數學生顯得含蓄、較沒自信，學生個人雖然也有所準備，但多半以少數同學的意見為依歸，如此可以判斷應不太會有兩方意見爭執不下的激烈場面，組員間意見一致性高，容易整合成小組的解答。

伍、檢討與反思

檢討這次引入PBL應用在國文課程中的結果,筆者認為最需要改進的地方是：tutor 人力嚴重不足，對整體成效而言實在是大打折扣。許多醫學院的 PBL 課程，其 tutor 都是實習醫師以上等級的醫師來擔任，而且每組都有一位 tutor，絕不會像本課程一樣，八個組的 tutor 只有 2 人，僅由一位教學助理，連同編寫教案的老師即筆者本人都親自下場，在各組間遊走，監看討論進行狀況，隨時提供協導。以這種克難的方式進行，學習成效絕對會很有限。因此，學校要能投注資源，PBL 才能發揮它真正的效果。正如關超然教授所批評：有些學校對 PBL 老師的教學時數認定只有傳統授課老師的一半，非但沒有鼓勵反而成為壓制；也有些學校執行 PBL 的動機是為了追隨「別人有，我也有」的時髦感，或者是為了教育評鑑的需要。[9]凡此，皆不是有心認同 PBL 所代表的「以學生為中心」的精神，無法真正關心學生的學習。

除了 tutor 人力不足外，由於學生們對 PBL 是初步接觸，對 PBL 學習的步驟與技巧尚不熟悉，不是很能明白 PBL「自主學習」的精神，因此在心態上仍對老師的指導有所依賴，會想知道「到底老師要我們做什麼」而去揣測老師的用意，而不是「我自己想要學些什麼」並去探求解答，學習態度上仍較為消極被動。而且小組討論時，多半是向其他組員呈現自己蒐集來的資料，然後加以合併；或是大家覺得某位組員做得好，大家就共推他的學習成果作為小組解答，缺乏積極的發言與進一步的質疑、提問、答辯、討論或想出新點子，小組腦力激盪不足，容易形成共識，做成結論。當然，這種情形和 tutor 無法即時協導小組討論過程，促進學生腦力激盪，引導學生作批判性思考，也都有必然的關係。

此外，由於學科性質的差異，國文課程執行 PBL 的過程，也促成筆者進行一些反思。誠然，PBL 源自醫學院的教育，具有啟發學生自主學習、終身學習、批判性思考、內化知識、團隊合作……等優點，這種教育理念，也擴展到非醫學相關領域的教學活動中。因緣際會之下，筆者參加由同事主持的 PBL 相關計畫，學習了 PBL 的相關知識,並嘗試編寫自己所擔任的國文課程教案。一開始學寫教案，看到範本以劇幕的方式編寫，又強調要生活化、情境化，便覺得頗為熟悉。因為文學本來就在反映生活，從來不缺情境，何況從前修過戲劇課，對劇幕並不陌生。在興致高昂地完成舊版的「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教案後(前文所介紹的教案是修改後的新版)，在早期的班級實施，卻發現學生們不容易根據教案發現問題、

[9]〈「問題導向學習」的精神：它的震撼、魅力與教訓〉，見關超然、李孟智，2013，頁 11。

掌握教案中設計要讓學生學習的議題。為方便說明，有必要看一下舊版的教案模樣：

> 這個單元要談到的是明代馮夢龍的短篇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沒錯，這正是白蛇傳的故事，但它和大家從小耳熟能詳的白蛇故事很可能有些出入，因為它是明代的作品；而大家所看過的改寫版本，有很多情節是清代以後，在白蛇故事流傳過程裏陸續增添的。現在讓我們先回到唐代及宋代，看一下白蛇故事的前身。在唐人的筆記小說中，有一則故事……
> （以下是白話文版的兩個故事，同新版教案，略）

在舊版教案中，並沒有阿哲、小建、亞哥、阿正等虛構人物的互動內容。因為一開始設計教案的時候，曾「天真」的認為學生只要看到改寫的兩個白話故事，再和讀過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連繫起來，就應該能「主動」的感受到三個故事的相同及相異之處，並立刻建構出一條由遠而近的發展線索，由此學生便能「自行」形成問題而加以探討，小組合作，自主學習，而落實 PBL 的精神。然而實際課程進行的結果，同學們對於尋找原文出處都做得不錯，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唐、宋、明這個歷史線索展現在這個故事主題上的意義，難以主動形成問題深入探索，這是在課程實施上遇到的挫折。於是重新回顧 PBL 的教案範例，仔細思考問題所在，修改教案。新版教案出爐，付諸實施，如前文所述，學生查找原文出處依然做得不錯，各小組所擬定的學習議題，也都大致符合教案原本設計的學習目標，學生在發現問題的能力方面看似解決了，但筆者此時卻又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即是新版教案，筆者發現學生們很有可能只是順著每一幕教案的敘述文字，透過字裡行間的引導，以及關鍵字、可參考資料的名稱等，就能決定小組來討論這些議題，但他們對教案核心所處理的價值根源：「變人」——由妖怪故事流傳發展成愛情故事，這一文化現象背後所蘊含的「人的尊嚴」、「成為人的可貴」之深刻意義，卻未必真能從內心深刻感受，有所呼應。筆者認為因為這個教案不是處理知識性的問題，如同國文教學帶給學生的也不只是外在客觀的知識，更多時候還有許多內在心靈、情感及生命價值的啟發與體驗，所以一旦學生們抱著「學習客觀知識」那樣的心態來學習的時候，白蛇故事在歷史中的演變就只是一個發生在過去的客觀事件罷了，學生本人是無法感受到這個「美化世界」的心靈動力，此時此刻就存在自己的內心當中，當然也不會去喚醒它而得到成長。

至此，筆者發現在進行 PBL 學習時，學科性質的差異實在不容忽視。因為學科差異，勢必導致「問題導向學習」的「問題性質」的差異，這些差異會造成 PBL 所主張的某些的方法或原則便不再那麼有效或適用，反而比不上某些傳統教學法

的學習成效。隨著學科性質的不同，筆者認為在課程上應用 PBL 學習時，應視個別情況對其方法或原則有所調整。以下是依本國文課程的應用經驗，對 PBL 進行的幾點反思：

一、PBL 教案呈現的「問題性質」及其「解答性質」

不同學科的「問題導向學習」教案，會形成不同性質的「問題」。PBL 立足於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與生活經驗結合，在做中學，使知識內化。但不同學科的教案所描述的生活情境，其隱含的問題性質，常有不同。而且問題性質不同，解答之性質，也會不同。

首先，醫學類的 PBL 教案，通常陳述一情境，而學生多半可以由教案中自行看出問題。例如說某人因腹痛不適就診，此人到醫院時，有腹痛、嘔吐、腹瀉、發燒、食慾降低、倦怠等症狀，則學生可依其所學，形成是否為腸胃炎的問題而進行討論，加以判斷。這一類的情境描述，容易發現教案中隱含的問題，其「改善現況之必要性」非常明確，為什麼呢？因為在「健康」是不喻自明的價值判斷標準，基於此一標準，則腹痛不適的諸多症狀，即是問題之所在，學生們易於掌握教案中呼之欲出的那些「結構模糊的問題」。誠然，這不同於某些傳統教學法中由老師直接給予問題，去問學生「腸胃炎患者的常見症狀為何？」但學生們卻仍容易從教案所描述的情境，洞悉教案設計者想讓學生們學習的內容主題。「健康」既被預設為正常狀態，那麼如何排除不健康因素的知識，就可以成為明確的學習目標了。在這種型態的學習中，學生以「知性」來掌握外在客觀知識，便是這一類教案學習的特點。

醫學類的 PBL 教案，既以「發現健康出問題」為學習的起點，則此類問題的解答，便會趨於一致。因為生病要確定病因，而病因是一種生理與心理上的客觀事實，這種身心狀態的客觀事實只有一種，不應該有不同的答案，否則醫療將成為不可能。所以醫師看病要能「確診」，才能對症下藥。在教案的情境描述中，患者種種不適的症狀，學習者很快發現是健康方面問題，在小組分析討論、自主學習後，如果各組的解答不同，對病因的判斷不一致，那肯定是有些小組發生「誤診」的狀況。其他以客觀知識學習為主，訴諸「知性」而去「求真」的自然學科，其 PBL 教案也是如此，它們在情境描述中呈現的問題較為明顯，及解答也會趨於一致。

另外，有些社會學科的 PBL 教案，主要學習的內容是與社會問題相關的倫理學、心理學等，通常會在教案中描述一個社會現象，讓學生從情境中發現問題而

引發討論學習，例如食品安全、氣候變遷、性別議題、新住民適應……等主題。這一類教案在情境描述中也和醫學類的教案一樣，很容易凸顯問題，其「改善現況之必要性」也非常明確，如黑心食品、極端氣候、性別歧視、族群衝突……等，一望而知是某些地方出了問題。一如有不適症狀是健康出了問題，有上述狀況則是社會出了問題、環境出了問題、觀念出了問題……所以學生讀過教案後很容易形成問題意識。但這一類的教案，其解答則不會趨於一致，因為這些問題的形成，往往因素太多、變數太大，有些部分還摻雜了人們主觀的價值判斷，所以不太會有標準答案。例如黑心食品的出現，這和政府的管控、業者的良心、商品的利潤、民眾的眼光、消費的心態……都有關係。這種社會上的毛病，不容易像醫學問題一樣找出一個明確的「病因」；因為社會問題的「病因」十分複雜，所以衍生出來的議題及解答是發散式的，若其中牽涉到個人的價值判斷，則將更是「見仁見智」，沒有一致的答案。由於此類教案所涵蓋的層面廣，議題多，因此各組學生學習的焦點就比較不集中。這類教案除了會涉及相關專業知識如食品營養、化學、大氣科學、心理學、倫理學……之外，在價值的取捨上，則牽涉了訴諸「理性」去做價值判斷以「擇善」的面向。此處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一旦沒有趨於一致的答案，學生們各自表述他們「見仁見智」的看法時，學習的目標及重點就應該不再是客觀的知識，而應該是「是否得到有價值的觀點」。面對價值取捨，例如：應該全力抵制黑心商家所有的產品，或是繼續購買該商家大幅降價的其他商品？大學是該開辦協助學生適才適性、身心靈和諧發展，乃至自我實現的教育呢，還是該開辦工具性的技能訓練，培養實作能力、解決現實生活層面問題的教育呢？在一間失火的房子中，你會先搶救一幅名畫或一隻貓？諸如此類的問題，若只依靠學生們的小組討論，彼此腦力激盪，是否就能對社會問題或倫理問題產生有價值的觀點？有價值的觀點是否在資料庫或網路上蒐集資料就能得到？事實上，在見仁見智、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所涉及到的應該是「見識層面」的問題，並非「知識層面」的問題。PBL 雖然能在知識問題上自主學習內化知識，但在見識層面的照應與提升，恐怕是有其局限的。學生若沒有深刻的思想，不能建立有價值的觀點，在教學現場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他們的意見往往只是當下的直覺反應，流於膚淺，宛如網頁留言板上的留言，深度十分不足。

至於國文教學所涵蓋者，不僅是語文層次聽、說、讀、寫等技能之應用，它更有文學欣賞的美感層次，與文化哲學的思想層次。這些層次，不同於外在客觀的知識，容易用求真的「知性」來掌握；相對的，它們更重視內在心靈的開展，必須以擇善的「理性」與審美的「感性」來對應。因此，除了知識的吸收與技能

的訓練，國文教學更注重思辨能力與感受能力的培養。例如，一個人之所以肯定「仁愛」是一個正向的價值，絕不是看到臉書裡為「仁愛」按「讚」的人數破表，從數據上肯定它，或是查找「仁愛」的各種定義及範例去認知它，而是體會到「仁愛」是人性中光輝的呈現，便打從心底服膺它、認同它。因此，在這種型態的學習中，學生們無法由外在資料的訊息真正弄懂什麼是仁愛。他們必須經由自身的內在體驗，自行建立人生價值，去判斷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什麼是美的，什麼是不美的。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在哪裡，都要有一個源自內心由衷認定的理由，而這些標準並不是由外部客觀的知識得來。

不同於醫學以日常生活的健康為歸宿，文學與哲學多半以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作為反省生命及心靈提升的起跑點；但一般人多關心生活的順適與否，少去關注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例如從前悉達多太子，見到城中人們生、老、病、死的現象，感受到生命的苦，看出這是一個問題，便出家修行，成佛解脫。但芸芸眾生，慣看老病生死，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可以深思探討，看不出「改善現況之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不容易從本課程的 PBL 教案自行看出「變人」的主題，與教案中所蘊涵的人性關懷，也就不足為奇了。文史哲類型的 PBL 教案，如果學生對生命反省與生活感受的能力確實是遲鈍不足的，就算在教案的情境描述中點得再明白，學生也因未能呼應內心的真實感受而不會發現問題，更絲毫不覺得有什麼「改善現況之必要性」，那麼，也許該試試傳統的教法。如蘇格拉底以不斷提問的方式，令學生陷入自疑，去激發學生思考，提升學生思想高度，反而是對學生有幫助的做法。筆者認為並不是老師一開口，就會妨礙學生自主學習，這要看學習什麼而定。如果為了內化知識，那麼 PBL 這套建構主義的學習模式是很管用；但如果學習的重點不在知識，而是見識、價值判斷、哲理思辨、生命反省、審美等，那麼受到一位善於啟發的好老師的指引，對學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二、tutor（小組老師）

學者認為 tutor 是小組學習的協導者、學習的促進者，而非教學者、領導者、判斷者。其任務是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促進學生腦力激盪與批判性思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如果小組討論過程不順暢，如太安靜、太愛表現、離題、組員衝突對立、議題太多太分散，沒有層次，不能聚焦……種種狀況使團體學習動力降低，則 tutor 要協助小組排除。tutor 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小組討論順利運作，促使學生自主習，所以 tutor 知識上的專業度不是 PBL 所強調。但筆者認為 tutor 雖不直

接對學生教學，但在專業領域及專業能力方面也不宜落差太大，否則他將難以判斷在什麼情況下，學生討論的議題已經確實偏離學習目標，而不是為達成學習目標須先建構的前導知識。又如小組討論動力消失，大家都都安靜下來，如果 tutor 的專業知識不足，他可能只會一直催促學生發言表達意見，卻不知從哪一條線去接回來，技巧地引導學生繼續討論，重啟團體學習動力。

三、老師(課程負責人)

老師(課程負責人)通常是教案的編寫者或採用者。和傳統教學不同，在 PBL 學習模式中，老師不站在講臺上對學生們講課，不告訴學生對或不對、該學什麼或不該學什麼，不提供學生實際資料，壓制在傳統教學中養成的想要授課教學的本能。為何如此？因為怕破壞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團隊合作解決問題能力，與自行建構知識、評估學習成效的機會。PBL 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不是「以老師為中心」的教導；是自主學習而不是被動學習；是透過小組合作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單方面接收來自老師的知識；是生活化、情境化的學習而不是呆板地坐在教室聽講的填鴨；是學習過程時時自評、互評檢討成效的多元評量與形成性評量，而不是有賴於考試與老師給分的單一評量與成績分數評量。

但是，什麼是「以老師為中心」的學習呢？如果指的是單向教學，老師教什麼，學生就聽什麼，不發問，不懷疑，照單全收，學生自己完全無表現，那麼筆者可以同意這是「以老師為中心」的單向教學。

什麼又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呢？在 PBL 的學生自主學習理念中，學生自己主導管理學習，為自己的學習負責，老師不向他教學講課，這應該是非常典型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了。然而，學生所用的教案，仍是老師編寫的，在側重點上免不了有老師的主觀意識；而大學系所為了顧及學生學習的完整性，通常也會統整各科目的學習目標，整合成一個比較完備的教案庫(其實教案中的關鍵字，原是為了搜尋相關的教案之用)。這麼一來，老師們是否也一樣透過某種方式，雖然不是開口講授的方式，卻也在教案的設計與課程架構上，某種程度地主導了學生的學習方向與範圍呢？

因此，筆者認為「以老師為中心」學習或「以學生為中心」學習，並不是一分為二的截然對立，在二者之間其實有各種輕重程度的變化。如前文所述，在許多以建立價值觀為目的的學習過程裡，一如蘇格拉底為了激發學生思考，提升學生思想高度，會以不斷提問的方式，令學生陷入自疑；學生在自疑的狀態中，自然是充滿疑問，想要求得解答，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型態的「問題導向」？在這

裡老師的提問不是交代問題叫學生回答，搶掉學生自己發現問題的機會；老師提問的目的是在拆掉學生舊有的思維與認知，讓學生失去依靠，只好重新思考，讓自己的想法更有高度、更有價值。況且前文已經說明，像「仁愛」這一類的人生價值，只能由人們心中去自行體會，無法透過外在知識獲得；那麼，就算老師想要直接告訴學生問題的答案，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有經驗的老師，在這個節骨眼，一定會告訴學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要學生去自行思考體會呢！這個教學過程，雖然由老師不斷的逼問開始，卻還是要學生不斷反省探索以求解，讓自己思想更成熟，才能開啟智慧而使生命成長，這部分老師是完全無法代勞的。蘇格拉底善用反詰法讓學者陷入自疑，逼顯出思維的深度而使學生獲得智慧，近來以「正義課」享譽國際的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亦是不斷對學生拋出別出心裁的問題，讓學生可以從問題之中深刻反思，進一步體會到「正義」的內涵。這種教學方方法，仍是延續蘇格拉底的傳統。可見在以「價值觀的建立」為學習目標的型態中，由教師適當時機提出問題來點撥學生，恐怕仍是不可偏廢的好方法。

進一步說，筆者認為每一種教學方法或學習模式，都有其優點與缺點；沒有任何一種能完全取代其餘，而適用於所有課程及所有學生。對於目前在課程革新口號下，廣為流行的各種創新教學的新主張、新方法，教師也不應盲從，應該仔細比較、理性抉擇，判斷這些新的教學法是否真的適合自己所經營的課程，是否真的能讓學生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以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為例，他的課程獲得極大的成功，但他採取的教學法，不正是傳統的「講授教學法」嗎？而現在被批評得最慘的，成為眾矢之的的，也正是傳統的講授教學法！因為許多批評者要推廣他的教學法，就常放大傳統講授法的缺點，加以誇大的描述並大肆批評，藉以凸顯他在推的教學法有多理想多進步。新的教學主張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傳統的講授教學法也因此幾乎要被妖魔化了！事實上，講授教學法最具有搭配其它教學法的彈性，它可以搭配活動法、分組討論法、角色扮演法、演練操作法、問答法、媒體教學法、腦力激盪法、個案研究法……等，可以靈活搭配，讓學生收到最大的學習效益。若能善用講授教學法，優點必然遠大於缺點，永遠不會過時。

既然如此，是不是應該重拾老師這一角色在教學活動中的重要價值呢？老師是否除了教案編寫，就必須對自己所學的知識學問閉口不談，深怕打擾學生自主學習呢？筆者認為老師的角色，有時候可以是學習的協導者，有時候可以是觀念的啟發者，有時候可以是學者風範的展示者。老師是一個靈活的「活人」，學生到

學校裡來，也不只為了「客觀知識」的吸收，他們同時也需要智慧的啟發與生命的成長。現實生活中，老師的「見識」與「人格特質」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學生。或許我們不宜一味專注在「客觀」的教學方法技術層面的研發，與學習效能指標的建立；更多時候，應該把目光放在具有主觀意識的「活人」的身上。老師與學生的教學互動，是人與人的互動，要看到「人」的可貴與價值，「學習」本身才會更有意義。

綜合以上對 PBL 的反思，筆者認為國文課程的理想進行方式是：關於「知識」方面的探索，可以採用 PBL 的學習模式，例如文本的文言與白話之間的轉譯、作者的生平事蹟、朝代的文學發展狀況、作品在歷史上的流變……等，這些資料學生可以自行在圖書館、資料庫或利用網路取得並自學吸收。其次，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價值觀、人生哲理等，則適合採用蘇格拉底詰問式的教法，啟發學生作更深刻的思考，找到屬於自己的解答，建立自己的人生觀。至於作品中的文學之美，適合以感性來細細品味，可以帶領學生賞析作品，並讓學生在寫作習中融入感受，嘗試更細膩的情感表達。不迷信單一的教學方法或學習模式，先從思考學科的特性出發，分別由不同層面找到相對適合的教學方式，作出全方位的規劃，相信這才是對學生學習最有幫助的做法。

陸、結語

筆者嘗試在大學國文課程中融入 PBL 學習方式，以白蛇故事為題材，設計了一個名為「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的教案，目的是希望學生了解白蛇故事在流傳過程中人物與情節的演變，並體會主要人物由蛇(妖)變人這一文化現象所呈現出的人性價值。實施的結果，發現學生在查找故事的文言文出處都有很好的表現，各小組所擬定的學習議題，也都大致符合教案原本設計的學習目標。至於小組討論，多數學生顯得含蓄、較沒自信，雖然有所準備，但多半以少數同學的意見為依歸，小組腦力激盪不足，容易形成共識，做成結論。

實施過程中，tutor 人力嚴重不足，在小組討論互動冷清或意見太過一致的時候，未能即時協導，這是一大缺點。此外，學生們初步接觸 PBL，心態上對老師仍有依賴，會有想知道「到底老師要我們做什麼」的被動想法，不符合自主學習的精神，也應該改進。

但筆者發現，各小組在勾勒白蛇故事演變的線索，及人性相關議題的解答上，大都過於簡略、粗疏、篇幅短小、零散、觀察不夠深刻、比較不夠詳細。這顯示學生們對於「變人」背後所蘊含的「人的尊嚴」、「成為人的可貴」之深刻意義，

並未真正從內心深刻感受，有所體會。[10]

這一現象，促使筆者反思「學科性質的差異」，對 PBL 的成效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問題導向學習」中，「問題」的性質因學科性質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例如醫學類教案很容易看到「人生病了」而找到教案中的問題；社會科學類的教案也很容易看到「社會生病了」而找到教案中的問題，但人文學科的問題通常不是發生在外在世界，而是在作品與心靈交互作用下，「思想」與「感受」產生變化，個心的內心世界才是交織問題與解答的場域。因此筆者認為，對應人類「知性能力」的「知識」學習，適合用 PBL；對應人類「理性能力」的「見識」培養，不妨採用蘇格拉底以詰問深化學生思想及價值判斷力的老方法；對應人類「感性能力」的「美感」薰陶(包含文學作品欣賞)，則重點在於鼓勵學生養成隨時接觸及深化美感心靈的生命態度。老師固然可以帶領學生賞析作品，融入感受，嘗試更細膩的情感表達，但美感心靈的真正提升，還是得靠學生內發的生命態度來主導。學生若能深刻感受到美的價值，由衷願意在一生中時時美化個人生命，這才是完完全全操之在我的自主成長。

學科性質不同，對教學方法有決定性的影響。本課程中「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的教案第一幕，在找出原文出處並形成白蛇故事演變過程這個教學目標上，最符合知識性的探索，在 PBL 的實作上取得最好的成效。教案第二幕探討人性問題，人性本善與否，是一個理性思辨的哲學問題，具有價值判斷的內涵。以 PBL 來學習，學生們的回答多半簡略淺薄，未能深入思考，學習成效較不理想，將來這一類建構價值觀的學習，還是應該以老師提問的方式去啟發學生思考(如桑德爾的正義課)較佳。教案第三幕讓學生以讀者的身分參與再創作，延續美化白蛇故事的傳統，改寫明代文本。以 PBL 進行的結果，學生們的回答大都成為簡答題式簡要的回答，顯示學生的寫作能力不足，其中更缺乏文學美感的書寫。當然，這部分只是要學生嘗試，要求不能太高，不是認為每個學生能都當作家，但通過文學寫作的練習，感受文學之美，仍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一部分仍以傳統「閱讀與寫作」的角度，透過具有文學專業涵養的老師來帶領學生學習才好。

教育學習是多元的，每一種教學方法或學習模式，都有其優點與缺點；也沒有任何一種教學方法或學習模式，可以適用於所有課程和所有學生。面對時下紛紛出現的各種創新教學法，教師實在不宜盲從，為趕流行在自己課程上硬套。教師應理性抉擇，仔細思考自己課程的學科特質，判斷這些新方法，是否真的能讓

[10] 值此 AI 人工智慧即將全面改變人類生活之際，對「人的尊嚴」、「成為人的可貴」這一課題的深思與體會，更顯得有其迫切性與重要性。

學生在這門學科中，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

附錄

說明：為方便本篇論文〈PBL 在大學國文課程中的應用與反思〉的讀者，了解學生所見的教案原本樣貌，以下引用課程中給學生使用的教案，附於論文之後。

變人──從白蛇精到白娘子(教案)

課程名稱：國文

開課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對象：四技護理系一年○班

課程類別：必修

課程進行時間：4 週(每週 2 小時)

課程需求：小組老師(tutor)1 名

學生應具備之基礎知識：高中國文以上程度

【第一幕】(第一週用)

「別吃我！救命啊！」

寢室裡忽傳來一聲慘叫，劃破岑寂的夜，慌得阿哲翻滾下床，連忙點亮了燈，查看怎麼一回事。其他兩位室友阿正和亞哥，顯然也被這一聲慘叫驚醒。

「小建，快醒醒！」阿正搖晃著說夢話的小建：「你要嚇死人啊！三更半夜，在宿舍裡鬼叫，人家還以為我們寢室鬧鬼哩！」

「不是鬼，是妖怪，一條好大的白蛇，張開血盆大口，要吃掉我……」

「你在胡思亂想什麼？」

一旁的亞哥說：「不能怪他，他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啊！」

「他白天都在想大白蛇？這白日夢挺特別的嘛！」阿正不解。

「不是啦！因為最近上國文課，老師安排了一個什麼 PBL 單元，要談白蛇變人的故事，大概他有一些壓力才這樣。」阿哲轉頭對已經醒轉的小建說：「還好吧？」

「沒事，沒事，大家幹嘛都起床啦？天亮了嗎？」小建說：「好險，剛才夢到被大白蛇追，還好我跑得快……」話沒說完，阿正抱怨：「是哦！突然鬼叫一聲，我看就算真有白蛇，都被你嚇死啦！」

「唉！」小建垂頭喪氣：「都怪那個國文作業啦，你們作好了嗎？」幾個室友互看一眼，搖搖頭。「嘿！你們可睡得挺甜，後天要交啦！」這下小建反

客為主，理直氣壯起來。

「反正也都起床了，討論一下也好；」亞哥說：「老師叫我們先看明代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一篇，大家應該都看過了，現在要做的事是探索明代以前的白蛇故事類型，以找出白蛇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發展的線索。」

「沒錯！老師給我們兩點提示，」阿哲接著說：「第一，白蛇故事有一個很長的流傳過程，隨著時代的不同，讀者們會去加油添醋，改變它的內容。第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一篇小說，同時包含『愛情故事』與『收妖故事』這兩個類型，那麼，在它之前流行的故事版本，究竟是哪一種類型？」

「哪一種類型重要嗎？」阿正又忍不住抱怨：「還不都一樣，真不知道老師叫我們做這幹嘛？」

「別懶啦！用腦筋想一下，」亞哥說：「如果一開始出現的，是一個美美的奇幻愛情故事，人蛇相戀，然後在流傳的過程中，讀者們受不了人與異類在一塊兒，才加進收妖的情節，這反映了人們維護既有體制的想法，壓抑了愛情的自由。」

「分析得好！」阿哲鼓掌道：「那麼另一種情況呢？」

「如果一開始是個收妖故事，原本一個幻化成人形、作怪害人的白蛇精，終於被法師收服，但是後來在流傳的過程中，愛情的濃度增加，白蛇精所化成的女子──白娘子，形象愈來愈美麗，妖性大減，人性大增，那代表什麼？」亞哥問。

「我知道啦！」阿正搶著說：「代表讀者們對愛情的嚮往！」

「沒錯！」阿哲也說：「而且愈是後來的讀者，在前人的版本基礎上，會對白娘子有愈多的美化！」

「但哪個假設才是正確的呢？」阿正問。

「兩種情形都有可能，」亞哥說：「所以現在必須找到明代以前的白蛇故事版本，才能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篇小說作比較。」

「我想這個故事從收妖類型往愛情類型發展的可能性比較大啦！」阿哲說：「你想，如果是從愛情往收妖方向發展，那麼可能電視上改編的白蛇傳故事，白素貞在端午節喝下雄黃酒，現出原形後，就該一口把許仙給吃了，根本不必等到把許仙嚇死！哪個電視臺敢這樣演，肯定比韓劇還誇張！」

「話是沒錯，」亞哥說：「但也有可能讀者對白蛇精現形之後的可怕模樣印象深刻，因而傾向人與異類不能相愛相處的收妖情節；不然，怎麼有人會作惡夢？」大家笑成一團，小建說：

「別笑我啦！蛇真的很可怕嘛，平常我看到蛇，都會起雞皮疙瘩！」

「好啦，言歸正傳，現在的問題是要怎麼找資料？」阿哲問。

小建忽然想起一事：「等等，我記得以前曾經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書，書名記不清楚，好像叫什麼『古代中國民間故事』的，裡面可能有我們要找的白蛇故事！」

「那好，」亞哥說：「明天去借來看看，其他人也上網去查查，或是去問一下認識的人。明天中午我們再討論一下吧！啊，好睏，我要去補個眠了。」

第二天，他們找到了以下兩筆資料，是今人根據古代版本，所改寫的兩個和白蛇有關的故事。底本真實的年代不清楚，只知道一個在唐代，一個在宋代，它們的時代都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篇小說之前。以下便是這兩個以白話的改寫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

奚宣贊的父親在朝為官，還有一個叔叔，出家在龍虎山學道。父親過世後，二十多歲的宣贊，和母親妻子同住在西湖邊。這一年清明節，湖上儘是遊客，宣贊稟告了媽媽，也在湖邊閒遊。來到斷橋，見鬧哄哄一群人圍著，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個小女孩兒，全身穿著白衣服，正在哭鬧。她自稱姓白，叫卯奴，住在湖邊，因為和婆婆出來玩，不小心迷路走失了。卯奴見了宣贊，一把扯住，說在她家附近看過他，只是哭，不放手。宣贊無奈，只得暫時帶她回家，等她的家人來尋。

過了十幾天，有一個穿黑衣的白髮老婆婆找上門來，卯奴立刻上前招呼，婆婆說：「我擔心死了！沿路問到這裏，是誰救了妳的？」卯奴說是宣贊，婆婆便向宣贊道謝，並表示敬備酒菜，邀請他到家中作客，以表謝意。宣贊便隨著婆婆和卯奴，一同來到四聖觀前的小門樓，進到裡面，只見一個白衣婦人向前迎接。那婦人長得如花似玉，宣贊一看心神蕩漾，原來這婦人是卯奴的母親。婆婆將宣贊救了卯奴一事向婦人說了，婦人便安排酒席，與宣贊寒暄而坐。酒過三巡後，有一人向前請示說：「娘娘，今日有新人到此，可以換去舊人嗎？」婦人說：「正是，快安排來給宣贊下酒。」只見兩個壯漢捉了一個後生，縛在柱上，剖開他的肚皮，取出心肝做成菜肴呈上。婦人斟了熱酒請宣贊吃心肝，宣贊魂不附體，推辭不吃，那美婦人與婆婆都吃了。美婦人表示為答謝宣贊救了女兒，自己又無丈夫，願委身嫁給他。當夜二人便入蘭房燕好。

宣贊被婦人留住半個多月，面黃肌瘦，想家，向婦人說：「姐姐，可以讓我回家幾天再來嗎？」話沒說完，只見有一人向前請示說：「娘娘，今日新人

到了，可以換去舊人嗎？」婦人說：「請他過來！」只見幾個壯漢擁了一個俊俏公子上前，美婦人便請他同座飲酒，並吩咐取來宣贊心肝。宣贊魂飛魄散，連忙請卯奴救命，卯奴便向美婦人求情，說宣贊救過自己，請饒他一命。婦人吩咐先用鐵籠罩了宣贊，自與那後生離去了。

卯奴來到籠邊，說：「我來救你！」掀起鐵籠，背起宣贊，說：「閉上眼睛，千萬別睜開，不然有性命危險！」宣贊只聽到耳邊有風雨之聲，用手摸卯奴脖子上像是穿有毛衣，正暗自覺得奇怪，只聽到卯奴喊一聲：「落地！」睜眼一看，不見了卯奴，身卻在錢塘門城上，天尚未亮。

宣贊找到路回家，母親妻子正擔著心。宣贊把經過說了，媽媽吃驚地說：「我曉得了！想是我們家正當湧金門水口，恐怕因閉塞了水口，才發生這些怪事。」不久，選了個良辰吉日，宣贊家就搬到昭慶寺彎了。

過了一年，又到了清明，宣贊心想：「去年今日閒逛，撞見那婦人，如今已過了一年。」想著想著，拿了弓弩，從屋後柳樹邊出門，只見那樹上有隻老鴉，叫得人心煩意亂。宣贊彎弓搭箭，朝那老鴉射去，一箭正中，老鴉落下地來，卻不料猛跳了幾跳，翻身一變，變成一個穿黑衣的婆婆，正是去年所見那個。婆婆說：「好個宣贊，原來你搬到這裏來！」宣贊欲逃，婆婆叫聲：「下來！」只見空中降下一輛車，上頭有幾個鬼差。婆婆令鬼差捉了宣贊，直回四聖觀山門樓前去了。

來到殿前，只見美婦人走過來說：「宣贊，你走得好快！」宣贊道：「娘娘恕罪！」婦人如前一般，留下宣贊作夫妻。又過了半個多月，宣贊向婦人道：「娘娘，宣贊有老母在家，怕她擔心，請讓我回去再來。」娘娘一聽，柳眉倒豎，星眼圓睜，說：「你還想著回家！」叫道：「鬼差何在？給我取心肝！」宣贊便被縛在柱上。宣贊大聲叫喚卯奴道：「我曾救過妳，妳怎不來救我？」卯奴向前稟告娘娘道：「他曾救我，且莫下手！」娘娘道：「小賤人，妳又來勸我！且將鐵籠罩了，好了結他的性命！」宣贊在鐵籠內無計可施，正在發愁，只見卯奴在籠邊道：「哥哥，我再來救你！」如前次一般，宣贊再度得救回家。他母親叫他暫時別再出門。

過了數日，門口來了一個道貌堂堂、威儀凜凜的人，原來是剛從龍虎山回來的奚真人，媽媽認出是出家學道的叔叔，連忙招呼了一聲，宣贊也過來拜見了叔叔。真人對媽媽道：「尊嫂為何搬來此處？」媽媽說了，真人道：「我看見城西起黑氣，有妖怪纏人，特到此來，卻正是你們家。」向宣贊說：「姪兒，這三個妖怪纏你甚緊。」媽媽備了素齋，真人用畢，道：「明日我在四聖觀散

符，你們可寫張投壇狀來，我當除此妖怪！」說完就自行離去。

第二天，宣贊與媽媽準備了香紙，寫了投壇狀，直到四聖觀來尋真人。真人先給宣贊吃了符水，吐了妖涎。天色將晚，點起燈燭，燒起香來，唸唸有詞，寫了道符在燈上燒了，忽起一陣風，風過處，只見一員威風凜凜的神將立著，向真人行禮道：「請問師父有何法旨？」真人道：「去把湖中那三個妖怪給我捉過來！」神將應聲去了。不多久，那婆子、卯奴、白衣婦人都捉到真人面前。真人道：「何方妖怪，竟敢纏害命官之子？」三妖道：「那是因為他衝塞了我們的水門。報告真人，我們不曾傷害他的性命，請真人恕罪！」真人道：「給我現出原形！」卯奴道：「宣贊哥哥！我不曾為難宣贊哥哥，可以不現出原形嗎？」真人叫天將打，沒打幾下，只見卯奴變成烏雞，婆子是個水獺，白衣娘子是條白蛇。奚真人道：「取鐵罐來，將這三個怪物盛在裏面！」並用符封住，放置在湖中心。之後奚真人化緣，造了三個石塔，將三怪鎮於湖內，其遺蹟至今尚在。後來宣贊隨了叔叔，與母親成為俗家弟子，百年而終。

第二個故事是：

有一位李公子，在長安城一輛牛車中，見到一位美麗的白衣女子，心生愛慕，便向她的侍女打聽。原來她姓袁，夫家姓李，丈夫過世，即將服喪期滿，所以出來購買衣物布匹。李公子有意追求，問她願不願再嫁，並借錢給她們買絲綢布料。侍女傳話，請李隨她們回莊嚴寺邊的宅園中，以便還錢。李公子很高興，此時天色已晚，跟著她們，一直走到夜間才到。

侍女們擁著白衣女子進入屋內，請李公子在外頭稍候。不久，請他進屋內，見中庭站著一青衣老婦人，自稱是白衣女子的姨娘，請李坐下。這時，白衣娘子出來，她白色的裙子及皮膚像月色一樣光潔，談話及儀態優雅嫻靜，和神仙沒有兩樣。略說了些殷勤招呼的話，又翩然進去了。姨娘也坐下來向李致謝，說：「謝謝你借錢給我們買布料，比起先前買的好多了，但該怎麼還你錢，實在讓我擔憂。」李說：「一些粗質布料，不值得拿來做佳人的服飾，那敢談什麼價錢！」姨娘說：「她的見識淺薄，不足以服侍你，況且我們家還有三十千錢的債務。如果你不會拋棄我們不顧，她願意侍奉在你身邊。」李公子很高興地答應了。李有一個交易所就在附近，便派人去拿三十千錢，沒多久就取來了。西邊廂房的門打開，酒菜都已備好，姨娘請李入坐，屋內布置得光彩華麗。接著女郎就到了，向姨娘行過禮就坐下，六七個僕人準備佳肴，飯後又飲著美酒。李公子一連住了三日，飲酒尋歡十分快樂。第四天，姨娘告訴他：「你暫且回家，以免父親大人責怪。以後常來，有何困難呢？」剛好李也想回一下家，就

告辭出來。

上了馬，僕人聞到他身上有一股特別的腥臭味。回到家，李覺得身子很重，頭很暈，叫人拿來被子就睡了。他的妻子來到他身邊，跟他說最近家裏發生的事，但李已逐漸精神恍惚，對答語無倫次，最後告訴他的妻子說：「我起不來了！」只覺得口中雖在說話，但被子下的身體已慢慢消融了。家人掀起被子一看，空剩一灘水，只有頭還在。家人大驚，追問隨從的僕人，把經過都說了。當大家尋找到那所舊宅時，發現只是個空園子，裡面有一棵樹，樹上掛著十五千錢，樹下堆著十五千錢，其他什麼也沒有。詢問住在那裡的人，他們說：「常見樹下有大白蛇盤繞，此外沒別的東西。」說她姓袁，大概是假託空園子的「園」字為姓罷了。

大夥兒看過這兩個故事，小建說：「難怪我作惡夢，原來我早看過白蛇妖怪害人的故事，先入為主，所以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這篇小說時，對白娘子就比較注意她現原形嚇人這部分的情節，忽略她對許宣多情的一面。」

亞哥說：「這兩筆資料很有用，故事的年代都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前，可以據此判斷白蛇故事的起源，應該是『收妖故事』類型。」

小建高興的說：「好極了！把資料附上，再把三篇小說比較一下，就可以交差了事了！」一派輕鬆的模樣。

「豬頭咧！」阿哲說：「你忘了這只是現代人改寫的白話文版本哦？我們要做的事才剛開始呢！」

【關鍵字】：白娘子、白素貞、雷峰塔、白蛇故事、白蛇傳故事、奚宣贊

【應詳讀資料】：

1.〔明〕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83 年)

2.本教案之內容

【可參考資料】：

1.詹秋華：〈永遠的白素貞──「白蛇傳故事」之流變與發展〉，《南師語教學報》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155-185

2.黃詩婷：〈試論白蛇故事中的白蛇形象演變〉，《問學集》第 17 期(2010 年 5 月)，頁 113-126

【第二幕】(第二週用)

「唉，累死了！我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找出那兩個改寫的故事原文，原來第一個故事是宋代的〈西湖三塔記〉，作者不詳，收錄在明人洪楩的《清

平山堂話本》裡；第二個故事叫〈李黃〉，出於唐代谷神子的《博異志》，另外宋代李昉等人編的《太平廣記》中也有收錄。哇！那原文難讀死了，還好我們有改寫的白話文版，要不然會看到欲哭無淚……」阿正說。

「找出原文來就算了，為了知道故事的演變過程，還要去比較三個文本的情節安排、人物塑造的相似與相異之處，那才叫整死人咧……」小建也抱怨起來。

「別怨啦！還沒完呢！」亞哥說。

「什麼！我以為脫離苦海了，還有下集啊？」阿哲說。

「阿哲，真羨慕像你這麼樂觀的人，」亞哥說：「還不知道要播幾集呢！我看可能只是中集。你覺得老師會讓我們比較一下文本同異，找出故事演變線索，就算了嗎？」

「布蘭妮要怎樣？」另三個室友齊聲說。

「事出必有因，無風不起浪；」亞哥說：「記得上週我們討論過的兩種情況：白蛇故事，無論從收妖類型向愛情類型演變，或是從愛情類型向收妖類型演變，這兩者都有可能。如今我們已經證明，答案是前者。這是為什麼？」

「哪有為什麼？它自己要這樣變，我們有什麼辦法？」阿正說。

「不是它自己要變，而是歷代以來的讀者、聽眾和觀眾們要白蛇故事這麼變。」亞哥說：「大家有沒有想過：讀者和聽眾、觀眾們幹嘛要把白蛇精變成白娘子？把妖慢慢變人？」

【關鍵字】：白娘子、人性、孟子人性論

【可參考資料】：

1.林美岑：〈重探白娘子的獸性與人性〉，《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第 8 期(2006 年 6 月)，頁 1-18

2.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9 月)，頁 197，〈檀弓下〉「不食嗟來食」一段

3.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 2 月)，頁 500-501，《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段

【第三幕】(第三週用)

「人之初，性本善……」阿正喃喃自語。

「沒事幹嘛背三字經？」小建問。

「非也，非也，我不是在背經，吾乃千年蛇精化為人形，正在體會人性；

人形易化，人性難成……」

「我看你中毒已深，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將你打回原形，孽畜，還不快快現形……」

「你們倆別鬧了！」亞哥和阿哲走進寢室，向二人說道：「該不會是壓力太大，瘋掉了吧？」

「瘋是沒瘋，但有點怪怪倒是真的。」阿正說：「以前才不會去想這些人性啊有的沒的，反正人就是人，有什麼好想的？」

「但不可否認，像情義啦、尊嚴啦，是人類特有的精神需求，別的動物不會追求這些的。」亞哥說。

「是啊！」阿哲也搭腔說：「人類雖然是動物之一，但卻有強烈的自覺，認為自己是異於其他動物的。這也難怪，像是『禽獸不如』，或是『有如禽獸』這樣的字眼，都是強烈的貶義詞。」

「哈！看來大家都若有所悟，很好，很好。那再來要幹嘛？什麼是課程的完結篇──精彩大結局？」小建問。

「《警世通言》中，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只是明代的版本；如果依照讀者們『趨善求美』的本性發展下去，那麼清代乃至民國的白蛇故事，應該有更合人情、更細緻、更合理的樣貌。」亞哥說。

「什麼？」小建跳起來：「不會叫我們再去找清代的來看吧？」

「安啦！老師說課程時間有限，沒辦法一一瀏覽明代以後的文本。不過，既然我們已經掌握白蛇故事的發展方向，就算沒看過清代的版本，何不發揮我們身為讀者的品味，假裝我們活在清代初年，在看了〈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後，能不能在情節或人物方面，參與這個歷史創作，為它做些美化呢？」亞哥說。

【關鍵字】：白娘子形象、白蛇形象、雷峰塔傳奇

【可參考資料】：

1.段美華：〈白娘子形象的歷史嬗變〉，《國文天地》第 112 期(1994 年 9 月)，頁 37-39

2.范金蘭：《「白蛇傳故事」型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 年)

參考文獻(今人著作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明〕馮夢龍，1983，《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

〔清〕方成培，1981，《雷峰塔傳奇》。臺北：明文書局。

王夢鷗，1987，《禮記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林美岑，2006 年 6 月，〈重探白娘子的獸性與人性〉。《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8 期：頁 1-18。

段美華，1994 年 9 月，〈白娘子形象的歷史嬗變〉。《國文天地》112 期：頁 37-39。

范金蘭，2003，《「白蛇傳故事」型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黃詩婷，2010 年 5 月，〈試論白蛇故事中的白蛇形象演變〉。《問學集》17 期：頁 113-126。

詹秋華，2004 年 7 月，〈永遠的白素貞──「白蛇傳故事」之流變與發展〉。《南師語教學報》2 期：頁 155-185。

謝冰瑩等，1991，《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

關超然、李孟智，2013，《PBL 問題導向學習之理念、方法、實務與經驗──醫護教育之新潮流(增訂二版)》。臺北：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